

## 【读家心闻】



## 一段艺林往事的回响与重估

□薛原

读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等现代艺林轶事掌故的札记,江南文人的轶闻记住了零星一二。今年暑季在杭州正好遇到浙江美术馆主办的《百年定庵》和沈定庵徐生翁作品大展,得以近距离观赏了他们的作品真迹原稿,尤其是沈定庵晚年写的那些长幅巨制,看上去巍峨壮观,这是只看书里的插图难以感受到的。

在展厅中被那些巨幅隶书作品震撼的同时,也勾起之前读唐吟方关于沈定庵隶书的印象,从杭州回青岛后,又从书架上抽出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和《艺林烟云》细细阅读了一遍。关于沈定庵其人其字,唐吟方的评价再读依然令人眼前一亮:沈定庵隶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佳,瘦硬骨健,血肉亭匀,风采特盛。而在书法之外,“定庵既好结交老辈,又深心与书坛后生新秀往来。八十年代初,韩天衡、朱关田、周志高尚为书坛新人,定庵即驰书求书印,且于诸君书称赏有加。此可见定庵不独身怀绝艺,亦有识人慧眼。”

与《百年定庵》大展同时举行的还有沈定庵藏徐生翁的作品展。徐生翁是沈定庵的老师,但师生俩的书法作品风格与气象悬殊。关于徐生翁和沈定庵,唐吟方的《雀巢语屑》(2004年版)一书里有如此描写:“浙江绍兴徐生翁,近年出版物已列其为二十世纪经典书家之一,身后隆重,实非其本人所能梦寐。”与沈定庵隶书的风采相比,徐生翁的书法显得清寂枯冷,曲高和寡。唐吟方说:“民国时期最先赏识生翁者,邓散木。黄宾虹亦生翁赏音,五十年代宾虹见生翁书,谆谆邀生翁来浙美任教。沈定庵,生翁高徒,收集乃师墨迹不遗余力,虽寸缣尺素,必珍之;持师墨迹乞沙孟海、陆维钊品题;为生翁撰年谱,再三作文推介。生翁身后之名,得定庵之力甚多。”不过唐吟方还说:“沙孟海、陆维钊不喜生翁书,云:成人何必学孩儿,求所谓的稚拙。”

对比阅读沈定庵的《定庵随笔》一书,确实如唐吟方所说“生翁身后之名,得定庵之力甚多”。沈定庵在《青藤今日有传灯》一文里如此介绍自己的老师徐生翁:曾有北洋军阀河南督军某出重金聘先生去做他的代笔,被他严词拒绝。先生为人敦厚正直,从不趋炎附势,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,绍兴沦陷,先生的爱子被日寇杀害,国仇家恨,令老人悲愤不已。因先生家里人口多,无力远避,日常依靠糊火柴盒再种些园茶艰苦度日。日寇、汉奸迫其写字作画,先生漠然以对。后来汉奸楼某出巨资索其字画,先生凛然拒绝……先生曾作荷轴寄赠远在浙西的挚友沈红茶先生,画上题《不染》以明志。由此可见徐生翁的个性特色。而沈定庵撰写的《徐生翁先生年表》,也勾勒出徐生翁的生平履历和艺术呈现。

在《定庵随笔》一书的正文前,有一篇柯灵撰写的序言,在这篇序言里,柯灵说,有一段时期,他对书画忽发雅兴,就向沈定庵求过字,写的是鲁迅的七律,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那一首。他还通过沈定庵求到徐生翁先

生一幅奇拙疏犷、别开生面的菊花,另从文物铺里淘到一幅生翁先生的字。徐生翁的艺术和人品双绝,西湖岳庙大门口曾有一副徐生翁撰写的楹联:“名胜非凡藏纳之处,对此忠骸,可半废西湖祠墓;时势岂权奸能造,微公涅臂,有谁话南渡君臣。”柯灵说,他曾听画家张光宇、书法家邓散木多次谈论徐生翁,心折至五体投地。据说黄宾虹对徐生翁也佩服备至,但阳春白雪,知音难得,在名利场上,徐生翁相当索落寡声,终生淡泊自甘。“定庵曾立雪徐门,生翁也到了耄耋之年,才破例授徒。定庵虚心受业,执礼甚恭,而终于实至名归,在书坛享誉之盛,青出于蓝。”柯灵的这段评价可以说是对徐生翁和沈定庵师生俩的至高赞誉。

在《定庵随笔》里有一段关于潘天寿与徐生翁的记叙也可圈可点:20世纪60年代初期,当时沈定庵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,一次谈及在三味书屋、周家老台门、鲁迅故居等处欲各悬挂匾额一方,并请名家题字。沈定庵心仪潘天寿铁钩银划、斩削峻悍的书风,提议请潘老题字。不久就收到了潘天寿的题字,还附了一封信,信中有这样一句:“我的字不好,请徐生翁先生写才好。”沈定庵读此信后深为感动:“潘老乃一代大家,却如此谦逊,又这样推重我的老师,实属有真学问者的美德。”另外,关于徐生翁的绘画,黄宾虹有如此评价:“以书法入画,其晚年所作画,萧疏淡远,虽寥寥几笔,而气韵生动,乃八大山人、徐青藤、倪迂一派风格。为我所拜倒。”

在《艺林烟云》一书里,唐吟方记叙了绍兴收藏界独好定庵,以为以彼之资历,若名家弟子,前后交往者皆文艺界胜流,如沙孟海、陆维钊、丰子恺等,又曾为兰亭书会首任会长,晚年闭门著《绍兴近现代书画史》,近三十年来绍兴艺坛,实无第二人,故视其墨迹为硬通货,市场现定庵字,必有藏家出重值购藏。”

艺术的传承从来不只是笔墨技巧的延续,更是人格精神与文化血脉的接续。徐生翁与沈定庵师徒二人恰似时间之河的两岸。一岸是孤绝的峰,岩层中封存着远古的沉寂;一岸是奔流的河,将山体的矿脉携向丰饶的平原。先生是那座“孤峰”——他的艺术,是一种极致的“内敛”。那不是风格的选择,而是生命在逼仄的生存中,向内爆破,直抵文明源初的“太古之静”。而学生,则是那条“长河”。他懂得山的沉默,更懂得将山的魂魄化作滋养大地的流水。他的巍峨巨制,不是简单的放大,而是将老师守护的“静默本源”,转化为一个时代能听见的“雷声”。

这师徒二人,共同完成了一场艺术的深呼吸。徐生翁是深长、孤寂的“吸”,将千年文脉的精魂敛于方寸之内;沈定庵则是磅礴、舒展的“呼”,让古老的气韵在当代的天地间重新激荡。他们的相遇,不仅是艺术的薪火相传,也是一次文明生命的完整演示——它必须在“回溯本源”与“面向未来”的永恒张力中,才能得以延续与新生。

艺术的长河之所以奔流不息,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或清寂坚守,或躬身传承,用一生的执着,在时光中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□孙道荣

作业写到一半,钢笔又没墨水了。

这感觉很像一个种地的农民,地犁了,种子播了,老天爷却不下雨,只能挑水浇苗。我呢,只能赶紧跟同学借墨水。

同学拧开笔杆,捏住笔墨囊,笔尖对着我的笔尖,轻轻一捏,一滴墨汁,就像一滴甘露一样,从他的笔尖,滴进了我的笔尖。我的干枯的笔,又能自由书写了。我的心,也润润的。

那时候家里穷,到了初中,才有了人生的第一支钢笔。刚上初二,笔尖就裂开了,像一件劣质衣服上乱纷纷的线头,毛毛躁躁。写出来的字,又粗,又难看。这还不是重点,因为笔尖裂开,写字的时候,就很费墨水,而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,墨水太金贵了。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墨水,一瓶墨水,至少要用一学年,根本不够用。经常是写着写着,又没墨水了。以致无论是平时写作业,还是考试,都不敢多写,更不敢乱涂乱画,生怕墨水用完了。在我的字典里,所谓惜墨如金,就是舍不得用钢笔写字。

那年月,虽然跟奶奶一样,我从小就学会了省吃俭用,但奶奶还是经常为粮仓里没有米而犯愁,我为钢笔没有墨水而焦虑。米不够了,奶奶会在锅里多加几瓢水,熬一大锅稀得不能再稀的稀饭,将一家人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填满。我也常用这个办法,在墨水瓶里加一点水稀释,这样一瓶墨水就能多用一些时间,因而我的钢笔写的字,比别人的字迹都要浅淡。有时候,钢笔里的墨水用完了,墨水瓶又不在身边,只好继续用这个方法,吸一点水进去,还能坚持再写一会。只是我的钢笔里的墨水,本来就因为加过水已经很淡了,这时候再吸了水,笔迹就更是淡得几乎看不出来。有一次小测验,刚写到一半,钢笔又没水了,只好吸了两滴清水进去,卷子上的笔迹变得更淡了,几乎看不出来。那次考试,我却考了全班第2名,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卷面太淡,而扣我的分。

实在没辙了,就跟同学借墨水。

向比你家还穷的同学借墨水,就跟向一个自己都揭不开锅的人家借米一样,除了同病相怜,只有失望。但我们班有个同学,家是镇上的,爸爸在变电所上班,每学期他爸爸都会给他买一瓶英雄牌墨水。几乎全班的同学都跟他借过墨水。他也很大方,不管是谁,不管任何时候,你带着钢笔走到他跟前的时候,他就明白你要干什么了。他拧开笔帽的姿势,真帅!他将自己的笔尖,对着我们的笔尖的时候,专注的样子,真迷人!多少年过去了,那一幕幕借墨水的样子,我都难以忘怀。

每天上学前,他都会将钢笔吸满墨水。他自己根本写不了那么多字,他的一管墨水,怕是一多半,都写在了别人的课本上。他从不吝惜,偶尔隔壁班的同学来跟他借墨水,他也至少给人家挤一两滴。他的人缘因而特别好。

有一次,我上他家玩,看见他给钢笔吸墨水,只见他将整个笔尖一直伸进墨水瓶底,捏住墨囊,放,捏,再放,再捏,直到将墨囊吸满。我打墨水,从来只敢将笔尖的三分之一没入墨水中,轻轻捏一捏,墨囊里吸进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墨水,就舍不得再吸了,哪里敢像他这么豪放奢侈?他吸好了墨水,并没有盖上瓶盖,而是对我说,你也打点墨水。

我从破书包里摸出钢笔,拧开笔帽,将笔尖伸到墨水瓶里,像我以往吸墨水一样,只伸进去三分之一。他见状,从旁边摁了一下我的手,将笔尖整个伸进了瓶底。“这样才能吸满”,他说。我的那只笔尖裂开的钢笔,第一次全身淹没在了墨水中。我一捏一松,它就喝得饱饱的了,像一个饿汉,第一次可以敞开肚皮,大口吞咽。那一刻,我忽然鼻子发酸,想哭。也不知道是感动,还是因为别的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借墨水